

张平文集

红雪

20 世纪末少女的日记
一部奇特的女性心理
探索小说
根据本书改编的同名
电视剧正在拍摄之中

美丽善良的少女曲折的求学心路历程，深深地折射出底层现实社会的复杂。她用自己的纤弱单纯的生命与不公平的社会遭遇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以保持自身的清白。这部日记体长篇小说，无疑为读者揭开了一个不应该被人遗忘的世界的隐秘。

HONGXUE

张 平 ● 著

中国当代文坛最具实力的写实派作家

群众出版社



张平文集

红 雪

张 平 著

群众出版社
2001·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雪/张平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1
(张平文集)

ISBN 7-5014-2377-6

I. 红…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5801 号

红雪

张平 著

策 划/啄木鸟杂志社
总 策 划/阎世颖 艾群
策 划 人/易孟林
责任编辑/吴小龙 易孟林 张西
特约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李栋 郝大勇
责任印制/张建平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 10007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京安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5 印张 407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册

ISBN 7-5014-2377-6/I·979 定价: 22.00 元

我的追寻与张平

——《张平文集》出版代序

易

易 林

一、张平用他的作品重新唤醒我对于文学的信心 我用自己的编辑运作来支持张平的文学实践

看张平的作品，就如同面对深山中的大树，它粗犷、狂野而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我虽然也喜欢家居中的盆景，然而当满目都是被修整得精精致致、小巧玲珑的奇花异木时，我的心中不免常常生出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自然的生命，渴望不事雕琢的伟岸，渴望大气磅礴的精神。可是，我虽然每天都努力工作，以一种极端的虔诚，睁大眼睛搜寻着文学界的每一个角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我没有发现我心中期待的作品出现。直到有一天张平偶然间出现在我面前。

张平是带着他的创作手稿走进我的编辑生活的。那是8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我的好友山西作家张锐锋把我带到张平家。因为一点也不了解张平，我只当闲着无聊跟朋友串串门。当时张平因发表过《姐姐》、《祭妻》在山西已小有名气，然而我真的对他一无所知。我只是隐隐地感觉到这个人有兄长风范、简朴而厚道，值得一交。喝过酒，张平将一大摞刚刚修改完的手稿交给了

FF12/4

我，我几乎是没有太在意地带回了北京。因为我实在过手了太多的平庸之作，差不多已对文学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手中拎着的手稿，我只想着这是朋友的托付，而决没有想到她竟是将要在我的生活中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个生命。

那部手稿的首页写着作品的名字：“刘郁瑞办案记”。我不经意地翻过了这一页，开始阅读正文。夜深人静，渐渐地我似乎忘却了时间的存在，完全被作品所描绘的惊心动魄的人物命运震撼了。我忽而泪流满面，忽而拍案叫绝。激动与兴奋之余，我差点喊了出来：这作品不正是我所一直殷殷渴望和追求的吗？几年来的期待，不就是等待着她的出现吗？

然而，手稿所揭示的社会现实矛盾是如此的尖锐，一旦出版，作品的命运如何很难预料，万一上纲上线，这编辑出版者可就是罪莫大焉。当时的出版界不像现在这样竞争激烈，那时候大家都在吃计划经济的饭，出不出书是无所谓的，每月工资一分不少照拿，有所谓的是千万别捅娄子。如果想平平安安过日子，稳稳当当做编辑，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手稿委婉退回，说一些不着边际的道歉话。

捧起手稿，我的心情是那样的沉重。然而我知道我无法放弃她。如果不能出版，我将遗憾终身。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作品了。我知道接下来惟一可做的事，就是义无反顾、不遗余力地推出她，即使因她而失去了现有的编辑职业，我也甘心，我也毫不悔恨。

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心理准备后，我开始进入编辑加工阶段。首先我将书名改了，改名为“法撼汾西”。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张平作品的阳刚之气，浩然正气。在《法撼汾西》里，张平以他独到的社会洞察力、敏捷的政治思维以及过人的胆识、勇气和厚实的文学功底，勇敢地把文学再一次推到了现实生活和社会政治的风口浪尖，进行着灵魂的拷问。

新时期文学的长河中，只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时期产生过最强有力地干预生活并引起无数读者的崇敬和爱戴的作品。那时候的中国文学是多么的辉煌啊！可以说文学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可是随着时光流逝，文学似乎越来越少人问津了。是读者冷落了文学？还是文学远离了读者？我无法想象，我每天所从事的工作，辛辛苦苦编辑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书籍，于读者竟是可有可无甚至于根本就不屑一顾的。这样的话，我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我不仅不能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劳动产品，反而每天要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去进行毫无价值的设计、制版和印刷。我以为这样的工作于社会于读者是有罪的。文学实在也如做工和种田一样，对于大众应该是十分亲切并有益的，是人生与社会、人民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最真实反映。而决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远离人民疾苦和社会现实生活作无病呻吟状的贵族享受。

《法撼汾西》重新点燃了我心中对于文学的希望之烛。我感到我与张平在进行着心灵的沟通，我由衷地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我以满腔的激情倾心于《法撼汾西》的包装打扮，从封面设计、内文版式，到内容提要、封底导读，到整体形象的推出，我就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无一不是和美编、二审、三审反复磋商直至拿出最佳工作方案。

《法撼汾西》终于得以出版，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长春电影制片厂买断电影改编权，山西电视台买断电视剧改编权，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编辑部。群众出版社连续加印数万册还供不应求。我的一颗心也落了地。我从无数热心读者的赞誉声中印证了自己的选择没有错。我真的想大声告诉无数热情如火的读者：我爱你们！我真的想大声地告诉张平：我和我的朋友们敬佩你！你可千万不要动摇啊！

二、《天网》惹上官司责编陪上法庭 《抉择》再次轰动摘取三项大奖

张平没有动摇。因为他已经把为人生、为社会而创作的文学理念融入了他的血液中。

在《法撼汾西》出版后不久，他即创作出了另一部佳作：《天网》。《天网》可以说是《法撼汾西》的姊妹篇，因为她们俩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同一种血型：对百姓命运充满关爱，对腐败分子嫉恶如仇，对党的优秀干部热情歌颂。

《天网》由《啄木鸟》杂志连载后再一次受到了更加广泛的欢迎。电影、电视均进行了改编，全国几十家晚报纷纷转载，《南方周末》转载了半年。连环画、话剧、地方戏等几乎所有重要的艺术形式都对她们进行了改编。群众出版社加班加点赶印，印数高达20万。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把张平和群众出版社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天网》和其姊妹篇《法撼汾西》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要求法庭判决赔偿。

接到诉讼通知书，张平感到了十二分的委屈：两部作品都是歌颂党的优秀干部、关心人民大众疾苦的，难道写这样的作品错了吗？

作为责任编辑的我，也一遍遍问自己：出版这样大众喜爱的文学作品难道不对吗？这明明是两部文学作品，他们非要对号入座，并且入的是腐败分子的座，莫非揭露腐败的结果就是要道歉赔偿吃官司？

有权威人士分析：根据以往的判例，凡是状告作家侵权的案子，无一例外均是作者败诉。这次恐怕也难幸免。许多长期跟踪采访张平的热心记者也都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次肯定是输定了。张平的心情显得越来越沉重。

此情此景，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方面要准备积极应诉，并向有关领导汇报有关案子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又要安排好张平的饮食起居。为了少给出版社添麻烦，我把自己亲戚的房子腾出，让张平住下。并非为了省几个钱，我是想这样与住旅馆比起来，或许能使张平有家的感觉，可以为他减少心理压力，可以使他静下心来沉住气应对。在正义路那间静谧的小屋子里，张平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那些静悄悄的夜晚或许使张平对文学创作有了比常人更加刻骨铭心的思索。

我无法阻止张平去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看着他变黑的眼眶，我心里只有痛惜，同时毫无说服力地安慰他：不会输的，你放心好了。而内心里，我是多么希望张平决不能动摇啊！我一点也不相信权威人士和好心的记者朋友们的分析，我顽固地认为：《天网》《法撼汾西》决不会输，一定会赢！如果像这样的歌颂党和人民的优秀作品输了，那我们国家的前途不就危险了。要知道搞对号入座的那些人都是入的腐败分子的座啊！

我没有什么先见之明，然而我的确是这样顽固地近乎天真地相信着自己的判断。《法撼汾西》、《天网》曾经唤醒了我对于文学的信心，我决不相信我所倾心投入的事业会是一项于国家和社会有害的事业，会因为揭露了腐败而吃败官司。

我十分坦然地陪着张平坐上了被告席。我把在法庭上的交锋当作了一场正义与邪恶之战！

在被告席上，我紧紧地挨着张平坐着，暗暗地为他使劲。我只想以我的坦然，我的法庭答辩传递给张平这样的信息：你不是孤立的！你的身旁有我！你我的身后有无数关心支持热爱你的读者！张平你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张平是大家的，大家的张平决不会输只能赢！

群众出版社领导坚定地支持着张平，也给了我必胜的信心。群众出版社领导坚定地认为：出版《天网》、《法撼汾西》这样的

歌颂党和人民的作晶没有错！即使官司输了，群众出版社也决不改变初衷，将一如既往地出版这样深受读者喜爱的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

众多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记者密切关注着审判的动向。

一场恶战下来，法庭审判长宣布：《天网》、《法撼汾西》胜诉！而这起官司也随着审判长的一声宣判而成为了作家打官司史上第一个获胜的判例。

胜诉后的张平不负众望，一猛子又扎进平凡百姓的生活中。不久他即创作出反映普通人的入性人情的长篇文学作品《孤儿泪》（《啄木鸟》杂志率先刊发），荣获“五个一工程奖”。

接着，张平再接再厉，在深入采访 20 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之后，创作出了被专家学者们称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抉择》。

拿到《抉择》的手稿后，我再一次被张平直面现实、关注时代的政治胆识、思想冲击力和文学魅力所震撼。我决心再次倾全力推出。然而有看过手稿的好友劝我道，此作品锋芒太露，再加上许多地方没有好好打磨，一定要慎重从事。我认真研究了这些意见，开始着手和我的同事进行编辑加工。慎重从事是必要的，但并不等于不能用，要用必然是细细进行编辑加工。加工后获得领导同意我立即安排《啄木鸟》以 3 期的大篇幅开始连载。

《抉择》在社会上再一次引起轰动。这已在我的意料之中。又是各地报刊转载，电台连播。又是电视、电影改编。改编后的电影叫《生死抉择》，红遍了大江南北。群众出版社连续 19 次再版《抉择》单行本，一时间真是洛阳纸贵。专家们给予了极高评价，公认《抉择》为“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接着，《抉择》即被评为“建国 50 周年十大献礼长篇小说”，被评为“五个一工程奖”，2000 年 11 月 11 日在浙江乌镇茅盾先

生的故乡又摘取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这三个大奖的获得，对于我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是因为三项最高荣誉几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获得实属超出我个人想象；意料之中，则因为我坚信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民命运和国家前途的闪耀着理想光芒的文学，是无数读者、专家、学者所渴求的，也是我们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道路是促使我们国家早日变得富强文明的一条重要的文学之路。

三、群众出版社当机立断推出文集 张平世纪之交鼎立相助遂宿愿

新世纪来临的时候，《张平文集》终于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的胸中泉水般涌出无限感慨。将张平的作品以文集形式出版是我的宿愿。记得还是《天网》出版后，我便擅拟题目“问青天”想把《法撼汾西》、《天网》合成一本发行。后来又数次对张平提起出文集的事，无奈后来都因种种琐事拖了下来，未能如愿。直至2000年，群众出版社党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当机立断责成我无论如何要在2001年推出《张平文集》向新世纪献礼，又获得张平兄的全力支持，《张平文集》的出版事宜才得以向无数热心的读者有了一个圆满的交待。特约编辑崔卓力、《啄木鸟》杂志同仁、群众出版社领导和同志们、京安印刷厂领导和同志们为此文集加班加点，付出了大量心血，其情其景令人感动。

《张平文集》是张平兄20世纪文学创作的一个集中总结，可以说是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群众出版社作为张平的主要文学作品出版者，一个拥有45年出版历史的老牌大社给予自己广大读者的一份厚重的世纪礼物。我为张平高兴，也为群众出版社高兴！然而我更心存感激，感激张平兄，感激多年来培育着我的群众出版社，感激所有喜爱张平作品的朋友们，

是你们促成了《张平文集》的诞生，从而让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文学工作者终于能够如愿以偿。我相信新世纪里的张平将以他加倍的勤奋和坚定的文学理念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献给热忱关爱着他的人们。

红

雪

好多天了，我才了解到一件事，我叔父的二女儿，也就是刚上技工学校不久的堂妹张红英，最近被学校重重处分了一次：勒令退学一年，强制性立即离校。

对此我不禁感到愕然，对堂妹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叔父有二男二女，红英是最小的一个。叔父是个援藏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前两年，才把婶子和几个堂兄妹转成城市户口。子女多，负担重，还有两个老人（叔父同父亲是叔伯兄弟）。说实在的，像叔父这样级别不高，工资不多，思想正统的退休老干部，大都对外是两袖清风，对内是一身严厉。多年在外，只知道工作，没关系，没门路，虽然退休了，却依然四处奔波发挥“余热”。在外头，总也和和善善，勤勤恳恳，是个拧在哪儿便在哪儿发亮的螺丝钉。在家里，可就变了样，尤其是对子女，严厉得让人害怕，稍有半点越轨的地方，也甭想在他手里过去。据我所知，家教向来是很严的。所以我这几个堂兄妹，其实都是非常本分的农家子女。这堂妹张红英，更是个老实不过的女孩子。温润善良，腼腆内向，见了生人，还没说话就红脸。学业品行，更是没的说，从小到大，总是三好生。人长得清秀水灵，姿貌端丽，尤其是那善眉善眼的模样儿，十分惹人喜爱。说话做事，也知情达理，招人亲招人疼。逢年过节，我们这些年龄几乎比她大了一半的堂哥、堂嫂，每逢见到她那规行矩步、文静端庄的样子，总禁不住发出

阵阵感慨：这样的孩子，为什么会生在别人家里？像这样的女孩子，这辈子绝不会走了大样。在学校会是个好学生，在家里会是个好帮手，将来长大成人，也一定会是个贤妻良母。

谁会知道，像这样的孩子，竟然就出了这种事！刚上了技工学校才几个月，就被学校做了如此严厉的处分！

这些年，像这种处分，别说是我们村了，就是整个乡，整个县，整个市也很少有这样处分女孩子的先例！要不是妻子亲口对我讲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

妻子絮絮叨叨地埋怨我，你还算是个报社记者（地区报通讯员），青年作家哩（在省级文学刊物曾发过两篇小小说），家族里出了这档子事，就不嫌丢脸？你这当堂哥的要是有权有势，有门路，有关系，红英还能这样让人处分了？叔父家平时对咱不薄，那些年也常常接济咱们。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咋也该去看看，跑跑的。若要能免了这处分，别说红英和叔父一家子了，就整个家族里，谁能不念你的好？亲戚们脸上有光，咱自家脸上不也一样有光？

我当晚便去了叔父家。当然，绝不仅仅是为了妻子说的那些理由。我只是不明白，像红英这样的女孩子，怎么会让学校勒令停学一年，强制性立即离校！任何人听了这种处分，都会心生畏惧，何况处分的还是一个女孩子！

叔父家并不远。尽管叔父一家人都成了城市户口，但因叔父退了休，城里也没房子（事实上也根本买不起房子），所以一家人都仍然住在村里。像这样的情况，如今多得很。城市里头，住着好多好多“非城户”，而在农村里头，却又住着好多好多“非农户”。

叔父不在家。婶子一见了，我便是一阵唉声叹气，紧接着便止不住地埋怨起来。不过埋怨的不是学校，而是堂妹红英。红英正病着，一见了，我叫了我一声，又躲回屋去，由着母亲在我跟

前数落地的不是。也许这些天，她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听婶子埋怨了一阵子，我才渐渐听明白，学校之所以这样处分红英，竟是因为红英严重违犯校纪法规，不听劝阻，在学校里同个别坏学生搞恋爱，甚至在校外偷偷去当“三陪小姐”！

我一下子呆了，好半天也没能说出一句话来。这怎么可能！红英今年才刚刚十七岁！尤其是像她这样从小在农村长大，家教如此严格，生性如此腼腆，怎么会一进学校就搞了恋爱，当了“三陪”？而且还同一些坏学生，坏女人同恶相济，勾勾搭搭！

尽管婶子仍在神色黯然地埋怨来埋怨去，我却一句也听不进去了。思绪早已跑得很远很远。我想到了人们对眼下这一代学生的种种认识、议论和愤慨：早恋，早熟，奢侈，颓废，缺乏理想，好高骛远，混乱的道德意识，毫无责任感的社会伦理观……什么“另类”，“新人类”，“新新人类”，“叛逆的一代”，“垮掉的一代”……

说到后来，婶子一定要我好好去劝劝红英。我虽然只是个冒牌大专生（上过两年刊授大学，没有正式文凭），到现在也只是地级报纸的“合同制”通讯员，但在婶子眼里，还算是个“文化人”。“文化人”见多识广，知书达礼，想必能说动了红英。因为这些天不管他们怎么说，怎么骂，红英从也不吭一声，有时候被骂狠了，逼急了，就把自己一个人反锁在屋里，一整天也不吃不喝不出来。

红英一个人住在西厢房里。

大冷天，屋子里没生炉子。炕上虽温温的，仍冷得让人伸不出手来。这一带的农户冬天大都这样，平时谁也舍不得生炉子。这几年，倒是年年丰收，但农产品却贱得卖不出去。家里生两个炉子，一冬天就能把几亩地的收入冒了烟。叔父家的日子一向就很紧。几个孩子转成城市户口，地少了，却找不下工作，他又退了休，就那几个死工资，还常常发不了，生活确实很艰难。

屋子里冷飕飕的，却收拾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放着一摞课本，有一本物理课本是打开的，看来她仍在家里自学。不知为何，我不禁感到了一阵说不出的心疼，这么冷的天，这样的环境，又面对着这么多的压力，她学得进去吗？

红英自然知道我的来意。问候了两句，又给我倒了杯水，便低下头，静静地坐在一旁，再也无话可说。这当儿，我才留神看到，红英确实已长成一个大姑娘了。苍白的脸色里虽然透着一种忧郁和凄怨，但也遮掩不住由于姑娘成熟而带来的女性魅力和青春气息。衣着很朴素，装饰也极简单，但柔嫩的肤色，隆起的胸脯，已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她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过了这冬天，她就十八周岁，她确实已经成了一个大姑娘了。

问了几句，她总是低着头，并不多说什么。作为一个少女，在一个男性的堂哥面前，毕竟是有距离的。渐渐地，我突然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隔膜感。对她们，原来我是如此的缺乏了解。我尚且如此，像我们的父辈、祖父辈们，对她们的了解有多少也就想而知了。

我并没数说她什么，我不了解，也就没这个资格。到了后来，我问她是否感到委屈，是否认为处理得太重，或者根本就不应该受这样的处分。如果这里面真有问题，我可以去学校了解了解，或者找找关系，通融通融。说到这儿，她忽然眼圈一红，掉下两串泪来。紧接着又像清醒了似地，轻轻的，很快的把脸上泪水轻轻抹去。沉默了一阵子，终于从被子底下翻出一个笔记本来，说：

“哥，这是我的日记，你拿去看吧，看了你就知道了，了解了。”

我不禁有些发愣。一个姑娘的日记，我能随便看吗？我有资格看吗？我只是她的一个远房堂哥，一旦看了她的日记，是要负责任的，而我负得起这个责任吗？